

中东地缘政治演进与地区秩序重构

牛新春 唐志超 郭长刚 孙德刚

摘要：随着2025年中东地区主要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调整，域内外大国博弈呈现新态势，特朗普2.0推动中东秩序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呈现出从“失衡”向“再平衡”过渡的阶段性特征。域内外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与互动关系发生显著调整，一个以“多极平衡”与“战略自主”为特征的中东新格局正在形成。特朗普2.0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与务实化，进一步释放了地区力量的自主空间。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虽被卷入中美战略竞争，但逐步拥有了更强的战略自主能力和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中东多数政权正依托能源资本与多元外交，实践“向东看”与对美安全合作并行的双向策略，中美阿关系的“动态三角”呈现出新范式。在修复地区关系以及与传统西方盟友关系的同时，中东国家力图在多极化世界中凸显自身影响力。展望新的一年，中东地区形势发展将继续在显性动荡、高度不确定下运行，地区热点问题将持续推动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中东秩序呈现阵营化、碎片化、议题化等特征。

关键词：中美阿关系；大国博弈；特朗普2.0时代；中东新格局

作者简介：牛新春，博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银川750000）；唐志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2488）；郭长刚，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孙德刚，博士，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43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1-0003-2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新时期中美阿关系“动态三角”新范式

牛新春 博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2025 年 11 月 18 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问美国,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给予沙特“非北约主要盟友”地位,批准英伟达公司对沙特出口芯片,同沙特草签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作为回报,沙特承诺未来四年对美国投资 1 万亿美元。特朗普就此指出,美沙军事关系达到了“新高度”,沙特和以色列都是美国的“伟大盟友”。^①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阿盟秘书长盖特时表示,中阿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② 当美阿、中阿关系都达到最佳状态时,中美关系却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坏的时期。2022 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③ 中美关系一路下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战、科技战和关税战。冷战史的经验表明,当两个全球性大国关系紧张时,作为第三方的国家要么选边站队,要么左右为难,要么干脆宣布中立。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之际,阿拉伯国家不仅未受到负面冲击,反而能同步提升对美、对华关系,这可能成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一) 在全球层次上,中美关系的性质并未改变

中美关系的性质虽然跌落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但并没有重新回到冷战时代,今天中美关系的性质与当年的美苏关系有重大区别。当年,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几乎没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苏联发誓要“埋葬”美国,^④

① Kevin Doyle and News Agencies, “Saudi Arabia Designated Major Non-NATO Ally of US, Gets F-35 Warplanes Deal,” *Aljazeera*, November 19,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11/19/saudi-arabia-designated-major-non-nato-ally-of-us-gets-f-35-warplanes-deal>,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② 《王毅会见阿盟秘书长盖特》,外交部网站,2025 年 11 月 18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202511/t20251118_11755333.s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p. 6,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④ “We Will Bury You!,” *Time*, November 26, 1956, <https://time.com/archive/6804927/foreign-news-we-will-bury-you/>,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美国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尘埃中”。^① 现在,中国不断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也反复表明同中国只是“脱风险”而非“脱钩”。中美两国经济上依然高度相互依赖,2024年中美贸易额6,882.8亿美元,同比增长3.7%。2025年前9个月,受特朗普关税冲击,中美贸易额为同比下降15.6%。中美在关税谈判中多次达成临时性协议,充分说明双方都认识到脱钩的风险。在中美竞争最激烈的芯片领域,面对中美可能形成两个独立市场的前景,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芯片出口禁令,旨在让中国在技术上继续依赖美国,而不是脱钩。近十年中美博弈的经验证明,无论美国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即便是奉行极端民粹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其政策最终也须回归美国国家利益。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各种因素聚合形成的“完美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意识形态矛盾不断加深,西方自信心屡屡受挫的大背景下,美国精英的忧患意识、悲情战术与草根民粹的排外情绪,在特定时间点意外结合,建构出大国竞争骤然升级的场景。风暴迟早会过去,中美关系最终会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2025年10月30日,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并“达成很多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稳健前行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也向世界传递积极信号。”^② 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将实现互访,中美关系有望“止跌企稳”。既然中美两国自己都没有完全回到冷战状态,双边经济关系仍然高度依赖,就不可能要求全球其他国家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二) 在地区层次上,中东受影响相对较小

中东是全球受中美博弈影响较小的地区,中美双方在多数领域能够和平共处,在少数领域有竞争且任何一方都未能取得排他性优势。中美竞争具有全球性,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但中东受影响相对较小,且是被动卷入的。从地理角度看,美国依赖欧洲、“印太”核心盟友,中东属于外围;从功能角度看,绿色联盟、“民主联盟”、技术联盟、军事联盟、美欧联盟等,中东都不在其中;从中美对中东政策的角度看,美国执行中东战略收缩,中国维持相对中立、超脱的中东政策,中东不是双方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中美在中东既无大博弈,当然也没有实质性合作,这给阿拉伯国家独立自主预留了空间。

美国的优势在安全领域,中国的强项在经济领域,双方各有各的优势,都没

^① “Ronald Reagan Address to British Parliament,” *The History Place*, June 8, 1982, <https://www.historyplace.com/speeches/reagan-parliament.htm>,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30日。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5年11月24日,https://www.mfa.gov.cn/zxw/202511/t20251124_11759124.shtml,上网时间:2025年12月11日。

有能力或意愿挑战或取代对方。在安全领域,最近两年美国在中东的驻军规模维持在 4 万到 5 万人之间,军事基地多达 19 个,其中 8 个是运作 15 年以上的永久性军事基地,11 个是临时基地。^① 中国在中东没有驻军,也没有军事基地。美国在全球有 20 个“非北约主要盟友”,中东就占 9 个,而中国没有军事盟国。在 2020~2024 年期间,美国武器占中东国家军购的 50.3%,中国仅占 1.2%。^② 显然,中美在军事领域的差距非常大,中国没有实力与意愿挑战美国。阿拉伯国家也不认为在军事能够依靠中国,“几乎没有沙特人认真讨论中国发挥类似美国一样的安全作用,而是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那样的场景。”海湾国家确实在武器采购方面推进多元化策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但替代方主要是英、法、意,而非中国。^③ 2025 年 9 月 9 日,以色列对多哈发动空袭,海湾国家再度质疑美国安全保护的可依赖性,但卡塔尔和沙特的反应却是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的安全合作,而不是加强同中国的安全关系。^④

在经济领域,2024 年中国每天从中东进口原油约 484 万桶,美国进口约 33 万桶,中国是美国的 15 倍;2024 年中国与中东贸易额超过 5,000 亿美元,美国为 1,400 亿美元,中国大约是美国的 3 倍。显然,在这些领域,美国也没有能力和意愿挑战中国的主导地位。更何况,无论美国在军事上享有多大的优势,无论中美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因此而完全站在美国阵营中,因为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重要到离不开的程度了。在传统能源方面,石油、天然气都处于买方市场,阿拉伯国家迫切需要稳定的出口市场。中国是阿拉伯石油的第一大进口国,占比达 34%。近年来,海湾国家不断在中国投资建设石化产业,就是想把石油出口与石油消费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新能源方面,中国在阿拉

① “Mapping US Troops and Military Bases in the Middle East,” *Aljazeera*, June 12,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6/12/mapping-us-troops-and-military-bases-in-the-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1 日。

② Zain Hussain and Dr Alaa Tartir, “Rec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10, 2025,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25/recent-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1 日。

③ Mohammed Alsudairi and Andrea Ghiselli, *Narratives of Sino-Middle Eastern Fu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p. 49.

④ Andrew Leber, “Imports and Influence: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Gul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30,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10/imports-and-influence-chinas-growing-economic-presence-in-the-gulf?lang=en>,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1 日。

伯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能源存储、电动汽车、碳捕获和清洁氢气等全产业链条上同阿拉伯国家合作。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报告,与中国相比,美国生产太阳能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和电池技术的平均成本高出40%以上,欧盟高出45%,印度则高出25%。^①中国电车已经牢牢占据主导地位,短短几年时间占据海湾国家市场份额的14%,已经达到美国汽车的销售总额。2025年前8个月阿联酋进口中国电动车29.9万辆,全球排名第一;沙特进口16.3万辆,排全球第7位。^②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且不认为这对美国形成政治或安全威胁。^③

人工智能和稀土是中美在中东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既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也有差异化竞争的特点,美国没有能力完全把中国排挤出去。受政策监管、能源短缺和政治干扰等因素制约,美国本土在短时期内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的可能性不大,在同中国的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把目光转向了海湾国家,这里能源价格低、监管环境宽松、政策灵活、资金充裕,建设数据中心的条件优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国。美国同沙特、阿联酋已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美国出技术、芯片,海湾国家出钱、出能源,在海湾建成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数据中心。从战略角度看,海湾将成为美国“全球人工智能走廊”的核心节点,是连接欧洲、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关键枢纽。^④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和谈判,目前双方形成基本共识,由英伟达公司提供100万颗芯片,Open AI、亚马逊、微软等美国公司与阿联酋G42和沙特Humain公司合作,形成由美国控制、主导的AI生态环境。2025年11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美后,美国批准英伟达公司向沙特Humain公司和阿联酋

^①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202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4, p. 20,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93db951b-afae-48fd-a2f8-bce22f24c625/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4.pdf>,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15日。

^② Ahd Kamal, “UAE and Saudi Arabia Lead the Wave of Chinese Car Exports in the Middle East”, *Cartea*, October 22, 2025, <https://www.icartea.com/en/news/uae-and-saudi-arabia-lead-the-wave-of-chinese-car-exports-in-the-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15日。

^③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Jim Krane, Ana Martín Gil, Aaron Pasha and Karina Pan, “Shap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Gulf-China Collaboration,” *Baker Institute*, December 16, 2024,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research/shaping-energy-transition-gulf-china-collaboration>,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15日。

^④ Kody McKinley, “Silicon Statecraft: How U. S. -Gulf AI Deals Project Power,” *War on the Rocks*, October 6, 2025,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5/10/silicon-statecraft-how-u-s-gulf-ai-deals-project-power/>,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15日。

G42 公司出售首批芯片,数量为 3.5 万枚芯片,价值约 10 亿美元。^①

然而,同欧洲与亚太盟友相比,美国认为海湾国家政治上不可靠,外交上同中国关系密切,意识形态上同美国分歧明显。美国的前提条件是沙特、阿联酋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同中国切割,把中国驱逐出海湾市场。2024 年 2 月在美国的要求下,阿联酋把美国作为“首选合作伙伴”,G42 公司拆除其设备中的华为硬件,出售其在中国的科技股份,为同美国合作扫清了道路。在沙特与美国的合作中,也有排华条款,只是双方都没有公布细节。然而,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在海湾国家布局早、价格低、无附加政治条件,海湾国家不愿意离开中国,避免完全依赖美国。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主管戴维·萨克斯就认为,海湾国家与美国的人工智能合作不太可能“将中国排除在中东市场之外”。^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更是认为,美国决策者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未来几年里,中美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平起平坐,谁都不可能占据绝对优势;中国拥有深厚的工程人才储备、海量的国家资源。^③ 中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领域各有优势,海湾国家想同时加强同中美技术合作,形成所谓的“技术对冲战略”。例如,在 5G 移动通信基站基础设施方面,中国芯片占海合会国家进口总量的近 80%。^④ 美国曾要求海湾国家改用欧洲的诺基亚或爱立信网络,但因其产品没有竞争优势,被海湾国家拒绝。正如美国“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莫吉尼克西所言,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会消失,但两国在中东、非洲和中亚地区所建立的合作领域和类型却截然不同。^⑤

同样,在稀土问题上,美国邀请海湾国家加入西方的“关键矿产联盟”,建立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沙特号称是全球第四大稀土储量国。根据沙特与美国签署的协议,美国稀土公司 MP Material 拥有加工沙特一半稀土产量的权利,产

^① Emma Graham, “U. S. Greenlights AI Chip Exports to Gulf Tech Giants after Saudi Crown Prince’s Washington Visit,” *CNBC*, November 20, 2025, <https://acr.ps/1L9BPU3>,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② Andrew Leber, “Imports and Influence: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Gulf.”

^③ Ryan Hass, “The US and China will be running side-by-side in AI development,” *Brookings*, June 18, 202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will-ai-influence-us-china-relations-in-the-next-5-years/>,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④ Andrew Leber, “Imports and Influence: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Gulf.”

^⑤ Tom Hussain, “After Ditching Chinese Funding, UAE Forges AI Alliance with US in ‘Tech Hedging Strateg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30, 2024,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280515/after-ditching-chinese-funding-uae-forges-ai-alliance-us-tech-hedging-strategy?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口供沙特、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此前美国已经与日本、澳大利亚签署类似协议。^①但是,沙特也不想放弃同中国的合作,毕竟目前中国的技术最先进、产能最多,更何况中沙已经在新能源领域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三) 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阿美关系上具备一定话语权

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保持独立自主,从而使自己成为全球政治的一支独立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美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传统战略同盟关系面临重大挑战,“石油换安全”的基石不复存在。目前,美国在石油、人工智能、稀土和外交领域都需要海湾,海湾国家的地位和议价能力上升。这可能意味着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大转变,甚至改变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方向。传统上,美国高科技合作的对象是其欧洲和亚洲盟国,只有在石油领域依赖海湾国家,往届美国政府往往视沙特、阿联酋为边缘国家。但在数字化新时代,海湾国家成为美国建立全球数字霸权的关键伙伴,沙特、阿联酋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对美国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已经有学者担心西方会形成对海湾的过度依赖,海湾国家凭借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已经拥有相当大的战略影响力。如果这些国家在西方的帮助和支持下又成为全球矿产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那么,西方就摆脱了对中国的依赖,变成对海湾国家的依赖了。^②

正因为海湾国家在双边关系中的话语权增大,特朗普上任以来对海湾国家做出系列妥协。美国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破坏对阿拉伯国家军售的传统原则;同沙特签署民用核能协议,可能突破美国《原子能法》第 123 条款;美国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给予卡塔尔类似北约第五条款的安全保证,这是 1962 年以来的首次。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支持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通过战术性交易来保证。为了在中美竞争中寻求沙特支持,美国必须给予沙特回报。卡塔尔“阿拉伯研究与政策分析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沙关系受大国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不

^① Nick Schifrin and Sonia Kopelev, “Trump and MBS Unveil U. S. -Saudi Ventures on Rare Earth Minerals and Nuclear Energy,” *PBS*, November 19, 2025, <https://www.pbs.org/newshour/show/trump-and-mbs-unveil-u-s-saudi-ventures-on-rare-earth-minerals-and-nuclear-energy>,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② Asna Waji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Gulf States’ Push for Critical Minerals,” *IISS*, July 31, 2025, <https://www.iiiss.org/online-analysis/charting-middle-east/2025/07/the-geopolitics-of-the-gulf-states-push-for-critical-minerals/>,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仅仅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等问题。^①

在中美阿三边关系中,中美是大国,但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只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实力,就不会完全倒向中美任何一边。沙特同美国的战术合作增多,但战略信任却在下降,双边关系的交易性质非常明显。沙特采取的是“沙特优先”政策,是多元化的外交选择。沙特不再是西方的附庸,而是独立自主的中等强国。沙特的“2030 愿景”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制造以及施工能力,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局面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美国承担着地区安全事务,中国则从经济一体化和能源交易中获益。中国并未被排挤出去,反而是中东未来发展的核心支柱,美国军事影响与中国经济影响平行运作。^②

中东地区力量的结构性调整与重塑

唐志超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5 年中东形势发展总体特点是和平发展与动荡冲突两股势力激烈博弈,导致地区动荡不宁,地区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东秩序加速演变。

(一) 持续动荡与冲突急剧升级,中东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近年来不断孕育的各种地区危机在 2025 年得到集中释放,特朗普上台助推了冲突的爆发。加沙冲突持续延宕,虽然年初实现了短暂停火,但很快以色列恢复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战争直至 2025 年 10 月初才终于告一段落。冲突造成巴勒

^① “Bin Salman’s Washington Visit: US Saudi Relations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November 26, 2025, 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PoliticalStudies/Pages/bin-salman-washington-visit-us-saudi-relations-in-an-age-of-great-power-competition.aspx#_ftnref21,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② Altaf Moti, “The Strategic Balance: China’s Role in The New US-Saudi Dynamic,” *Eurasia Review*, November 26, 2025, <https://www.eurasiareview.com/26112025-the-strategic-balance-china-as-role-in-the-new-us-saudi-dynamic-oped/>,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斯坦人近 6.7 万人死亡,17 万人受伤。^① 与此同时,加沙冲突不断外溢扩散,引发三场重大地区危机。第一场危机是 2024 年底和 2025 年初,叙利亚突然发生政权更迭。巴沙尔政权垮台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包括以色列持续军事打击造成政府军以及盟军遭到严重削弱,土耳其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支持,加上巴沙尔政权的内外政策失当。第二场危机是 2025 年 6 月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爆发的“12 日战争”,这是两大阵营在持续多年对抗之后的最终对决。以色列与美国联手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不仅严重损害伊朗国家主权,还带来地区核扩散的风险,严重危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对地区安全带来不确定影响。第三场危机是 2025 年 9 月以色列悍然发动对卡塔尔多哈的袭击。卡塔尔作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中间人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关键盟友的双重身份,其遭到以色列打击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凸显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转型和更具侵略性的地区军事扩张本能。它不仅造成海湾安全局势骤然紧张,也加剧了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与对立,使得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除此之外,以色列持续打击也门、黎巴嫩和叙利亚,特朗普政府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②,苏丹内战持续扩大,利比亚断断续续低烈度冲突,这些冲突使得中东地区冲突面不断扩大。

（二）阵营化对抗持续削弱,中东地区格局发生剧烈调整

近年来,中东长期陷入阵营化对抗,形成多个地区阵营,彼此间通过代理人战争、网络战、情报战、舆论战与制裁等手段进行间接、非军事、复合型对抗。其中,伊朗及其领导的地区抵抗阵线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阵营对抗最为激烈。为有效遏制抵抗阵线,美国还竭力组建“阿拉伯北约”,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联手对抗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随着哈马斯遭到严重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遭集体清除,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发生更迭,伊朗遭到美以联手军事打击,两大阵线对抗于 2025 年出现重要转折。地区主要力量对比随之发生重要调整。伊朗领导的抵抗阵营遭到削弱,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大以色列”野心膨胀,对外领土扩展和军事行动的地区霸权主义上升,急欲借此机会重塑地区秩序。土耳其因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密切联系使得其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获得主导权,借助日益扩大的军事实力和开展斡旋外交,搭建亲土的地区保守伊斯兰主义阵营,在卡塔尔、利比亚、索马里、伊拉克和叙利亚

^① “These Numbers Show How 2 Years of War Have Devastated Palestinian Lives in Gaza”, *The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7, 2025, <https://www.npr.org/2025/10/07/g-s1-92367/october-7-two-years-gaza-war-israel-hamas-palestinians>,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② 特朗普上任后于 2025 年 3 月 15 日宣布军事打击胡塞武装,5 月初突然结束军事行动。

建设军事基地,加之积极参与加沙、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区热点事务,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阿拉伯世界分化分裂加剧,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海湾国家在地区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但安全脆弱性凸显,埃及力图重振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特殊作用,北非国家的地区作用明显弱化且日益远离中东核心事务。

(三) 特朗普 2.0 版中东政策推动中东秩序重塑

与第一任期(2017~2021)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的核心思路仍然是战略收缩,在保卫美国的核心利益和维护地区霸权的同时,竭力避免陷入中东重大冲突。特朗普政府宣布“中东问题主导美国外交政策长期规划与执行的时代已经终结”。^① 战略收缩并非简单地从中东撤军,而是表现在是否愿意投入重大战略资源,是否将中东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地区。特朗普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称,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有两大目标,即“转移负担,建设和平”。^② 概括起来,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呈现如下特点:一是“美国优先”,将美国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反对将美国利益宽泛化解释,强调“聚焦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③。二是“以色列第一”,强调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并将以色列的利益置于地区其他盟友利益之上,将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视为核心利益。特朗普继续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阻止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集体行动,特朗普推出的加沙“20 点和平计划”实际上反映了以色列的关键诉求。与此同时,特朗普改变以往阻止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动武的一贯政策,甚至与以色列联手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三是讹诈与军事冒险主义,在以实力求和平基础上,强化军事威慑和高压,必要时不惜发动军事行动。比如对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再如以关税战和提供军事保护为由,敲诈勒索地区国家,迫使地区国家向美开放市场,向美大规模投资。四是现实主义,淡化意识形态分歧,放弃对地区进行“国家建设”^④,公开与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长期推行的民主改造政策决裂。在巴以问题上强调“现实”,认为巴勒斯坦建国和实现巴以和平前景暗淡,根本改变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坚持的原则立场与基本政策。五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交易主义。交易主义是特朗普外交的特色之一。无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 29.

② Ibid., p. 27.

③ Ibid., p. 8.

④ “In Riyadh, President Trump Charts the Cours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hite House*, Ma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5/in-riyadh-president-trump-charts-the-course-for-a-prosperous-future-in-the-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论是对敌人、对手,还是地区盟友,特朗普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之上,贸易与投资构成交易主义外交的主要方面。无论是和平外交还是强制和平,特朗普政府都寻求重大利益交换。在加沙,特朗普寄希望于垄断战后重建巨额利益。在海湾阿拉伯诸国,特朗普以提供安全保护和高端芯片供应换取海湾国家对美巨额投资。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寻求以美国主导的浓缩铀联合体来进行交换。依照特朗普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虽然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在中东依然存在四大核心利益(海湾能源不落入公然敌对势力之手、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的航行安全、恐怖主义不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但中东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促使美国长期留在中东的主要因素已发生变化。当超级大国竞争不复存在和美国不再依赖中东能源时,美国的中东战略必须进行调整。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改变了昔日美国中东政策的两大基本逻辑:“以土地换和平”变更为“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以石油换安全”更改为“以经济科技投资换安全”。这可谓特朗普主义的鲜明体现。特朗普的政策以及其政策传递的无原则、无法律、无机制、无道德的价值理念和规范无疑将对中东秩序构成严重冲击,加剧了中东的混乱与无序。大多中东国家对特朗普上台持积极态度,既反映了地区国家对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价值观外交的欢迎,也表明了它们与奉行交易主义外交的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相对容易的乐观心态。

(四) 大国战略竞争呈现新形势,多极化进程加速

2025年中东地区大国竞争的显著特点是,美欧积极推出地区新战略以应对大国竞争,俄罗斯重返中东面临诸多新挑战,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稳步推进。特朗普政府一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行动:既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又推动加沙实现停火;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试图消除伊朗核威胁;与叙利亚新政权建立关系,接待沙拉访美;与海湾诸国加强军事、经济和科技合作。特朗普一年内两次访问中东,第一次出访海湾三国(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第二次出席埃及举办的沙姆沙伊赫“和平峰会”,凸显对中东的重视程度。特朗普的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因其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其政策的不可捉摸性、不可信赖性导致美国声誉下降,同时又谋取了经济实惠,强化了军事与安全存在。欧盟一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西亚北非地区的重大政策,包括设立更高级别的中东事务官员、加大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的干预力度、出台新地中海契约、加强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合作等,试图重返中东,加入大国竞争,恢复欧盟受损的信誉,改变旁观者角色。而俄罗斯由于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伊朗爆发“12日战争”使其在地区的声誉和影响力受到折损。为挽回损失,俄罗斯下半年加强了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并寻求与

叙利亚新政府开展对话,邀请叙领导人沙拉访问莫斯科,举办第九届俄罗斯—海合会战略对话。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大国在地区事务上影响力稳步上升。地区国家纷纷扮演斡旋者角色,在地区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如埃及和卡塔尔在斡旋加沙停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湾国家的地区影响力显著上升,并成为国际争宠对象。“GCC+”日益呈现活力,年内与东盟、东盟+中国、中亚分别举行了峰会。中东中等大国在全球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构成全球南方的主力阵容,并在大国竞争中发挥重要的减震、调停作用。

（五）中东安全格局呈现新特点,地区自主安全架构显露雏形

2025 年,中东安全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地区缓和与冲突两股潮流并行不悖,“缓和潮”最终压倒“冲突潮”。伊朗、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几个地区大国间的和解进程持续推进。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虽暂时阻止了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也未能使“亚伯拉罕协议”崩溃。在“12 日战争”中,中国此前推动的沙特与伊朗和解对确保海湾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国竞争常态化,并从政治、安全领域向经济、科技领域蔓延,经济战、科技战、战略通道控制的机制日益激烈;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持续增强,与多边外交形成互动,共同塑造地区新秩序;中东地区国家兴起斡旋外交,埃及、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和伊拉克纷纷扮演起调停人角色,推动形成非西方主导的冲突调解新机制;地区军事竞赛加速,地区国家纷纷出台新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土耳其、沙特、阿联酋等国本土国防工业日益兴起;美国组建“中东版北约”面临重大障碍,地区国家积极重塑对外安全合作多元化新格局,沙特与卡塔尔在加强与美国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对外安全多元化合作,强化海合会集体安全机制建设。美国作用的削弱,外部大国与地区国家安全合作由主从关系到伙伴关系的范式转变和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模式转变,地区国家的自主性和军事能力增强,包括金砖等外部新力量的引入,中东地区安全新架构正显露雏形。

展望未来,2026 年中东地区形势发展将会继续在显性动荡、高度不确定下运行,动荡与冲突、发展与稳定两股势力将持续较量。加沙治理、伊朗核问题、海湾发展与安全、叙利亚政局走向将继续构成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地区主要热点事项,并将继续推动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进而重塑中东秩序。

中东新格局的演变及土耳其外交政策走向

郭长刚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正发党及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根据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外交政策。作为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根据他的“全球治理”理念,认为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对全球地缘政治至关重要。因此,处于该地区中心的土耳其应该拥有扩大影响力、创造战略纵深的独特机会,土耳其应该具有全球性大国的雄心,为建立更为合理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①但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取向招致西方国家的批评,引发了对土耳其外交伊斯兰主义特征的担忧。当“战略纵深”和“邻国零问题”外交努力遭遇失败后,正发党从起初一个亲西方的、把加入欧盟作为目标的政党,转向更加坚定拥抱“东向外交”,提出“亚洲新倡议”并致力于加入金砖组织的反西方外交取向。在中东已经形成新格局、国际秩序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走向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一) 不同视角下的中东格局演变

对于中东格局的变化,人们有不同视角的观测。一种视角认为,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是冲突动荡期(2010~2014年),主要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与“阿拉伯之春”对地区格局构成双重冲击;二是域内外大国激烈博弈期(2015~2020年),表现为美退俄进、东升西降、地区国家群雄逐鹿的特点;三是动荡变革期(2021年至今),域外大国战略竞争成为新焦点,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显著增强,阵营化对抗与区域局势缓和、发展同步演进。^②另一种视角从巴以冲突这个中东问题的本质去观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引发了长达20余年的中东大变局,不仅形成了“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库尔德分离主义、叙利亚难民危机等诸多地区问题,也导致了伊朗地区影响的急剧扩大,出现了“什叶派之弧”,打破了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使以色列面临所谓的“生存威胁”。

^① Aaron Stein,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Davutoglu, the AKP and the Pursuit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2.

^② 唐志超:《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的表征、动因及影响》,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5期,第51~57页。

2023 年 10 月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给了美国和以色列重建中东战略平衡的机会和借口。此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展开了残酷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毁灭性打击,叙利亚政局于 2024 年 12 月发生剧变,巴沙尔政权垮台,以色列趁势持续轰炸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占领戈兰高地缓冲区,还在毗邻地区布设阵地。然后,又通过以色列—伊朗的“12 日战争”以及对卡塔尔的空袭等武力打击和威慑,“抵抗轴心”事实上已被瓦解,以色列的战略安全不仅得到了空前巩固,还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空间,之前“失衡”的中东格局,终于得以“再平衡”。

对于中东的“再平衡”,2025 年 5 月 1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利雅得发表演讲时强调,“这一伟大转变并非来自西方干预主义者,也并非来自那些乘坐漂亮飞机飞来给你们进行说教,告诉你们如何生活和如何治理自己事务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新的中东“是由该地区人民自己实现的,他们发展自己的主权国家,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规划自己的命运。”^①特朗普所说的“西方干预者”是指历史上的欧洲帝国势力,他自诩美国尤其是他本人与之前的欧洲势力是不一样的。对此,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 (Tom Barrack) 5 月 25 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方干涉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前欧洲人把“地图、委任统治权、用铅笔划定的边界和外国统治”强加给中东地区,《赛克斯—皮科协定》不仅分割了叙利亚,也分割了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欧洲人的“那个错误让几代人付出了代价,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②但是,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对“抵抗轴心”进行随心所欲的打击,巩固自己的安全,中东之所以能够实现“再平衡”,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默许和支持是很难想象的。正如特朗普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所透漏的那样,美国以及他本人“为以色列做了太多,多到不得不拿着稿子念”。^③

(二) 后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在这波相对长时段的中东格局演变的棋局中,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是重要的“棋手”。如果说“色佛尔综合症”曾经主导了从土耳其建国直到冷战结束期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库尔德工人党 (PKK) 成为土耳其首要的国家安全挑战,不仅主导了土耳其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更由此导致土耳其与传统西方盟友的关系几乎走向瓦解。

^① Seth J. Frantzman, “Trump Lays out New Middle East Vision, from Cease Fires to Regional Partners,” *Jerusalem Post*, May 27, 2025,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② 同上。

^③ 参见《特朗普:我为以色列做了太多,多到不得不拿着稿子念》,中华网,2025 年 12 月 18 日,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51218/49084163_all.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早在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时,尽管厄扎尔渴望与美国合作,但美国的行动还是引起土耳其精英对库尔德问题的担忧,而土耳其担心的,最终也成为现实:在伊拉克北部出现了一个准独立的库尔德政治实体。美国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政府(KRG)的支持,造成了与安卡拉的紧张关系。为了安抚作为盟友的土耳其的安全关切,美国于 1997 年宣布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组织,后来还为土耳其提供了情报支持,协助其在伊拉克进行空袭,并秘密协助土耳其特种部队在肯尼亚成功抓获厄贾兰。但意味深长的是,在应对 PKK 威胁上的这一合作却成为冷战后美土安全关系的高峰。^① 2003 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最终导致土耳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

当美国试图利用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在伊拉克北部开辟第二战场时,土耳其议会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不过,后来土议会又投票批准了美军可以飞越土耳其领空,算是尽了作为盟友的义务。到 2013 年伊斯兰国兴起,美国为了打击“伊斯兰国”,选择与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合作,因为对美国来说,“伊斯兰国”是其首要的安全关切,推翻阿萨德的目标变为次要。但对土耳其来说,他们坚持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首先需要大马士革的政权更迭,所以土耳其的关注目标仍然是推翻阿萨德。美国与土耳其安全关切的不一致,尤其是美国把这一被土耳其看作是 PKK 一个分支的恐怖组织作为合作对象,是土耳其完全无法接受的,土美关系由此走向破裂的边缘,而 2016 年 7 月的未遂政变则成为压垮土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土耳其随即于 2016 年 8 月发动“幼发拉底盾牌行动”,以及 2018 年的“橄榄枝行动”和 2019 年的“和平之春行动”,这都是未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协调的“单边行动”。

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另起炉灶,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发起阿斯塔纳进程,标志着土俄两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上出现合作态势。2016 年 7 月未遂政变后,土耳其与俄罗斯迅速走近,土耳其在土叙边境连续的越界军事行动,以及在土叙边境设立“安全区”都得到俄罗斯方面的默许。更有甚者,土耳其不顾北约国家反对,于 2017 年 9 月与俄罗斯签署了 S-400 导弹防御系统的购买合同。特朗普总统启动对土耳其的关税制裁后,2018 年 8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土耳其钢铝制品加征关税的举措,警告美国如果不

^① Nicholas Danforth and Aaron Stein,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Ankara’s Ambitions, Regional Respon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2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3/02/turkeys-new-foreign-policy-ankaras-ambitions-regional-responses-and-implications-for-the-united-states/>,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改变其单边主义的做法,无视土耳其的主权,土耳其将开始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

或许是对 2016 年 7 月未遂政变的应急反应,又或许是认为未遂政变后得到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①加之 2017 年 4 月变议会制为总统制的修宪公投以 51.3% 的支持率获得通过,这让埃尔多安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对美国、欧盟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同时,土耳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本来,“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就引发了中东地区邻近国家的质疑,2017 年 6 月卡塔尔断交风波中又站到了沙特、阿联酋、埃及、也门的对立面。阿联酋外长指责奥斯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掠夺麦地那的圣物,埃尔多安反过来指责阿拉伯人背叛,与英国结盟对抗奥斯曼,土耳其还重新命名了阿联酋驻土大使馆门前的一条街道;埃及则将其开罗一条以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命名的街道改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指责埃尔多安试图重建一个“奥斯曼哈里发国”,土耳其则利用卡舒吉事件对沙特大事挞伐。

(三) 新中东格局下土耳其外交政策动向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让俄罗斯自顾不暇,无法对阿萨德政权继续给予实质性支持;2023 年 10 月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把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加沙地区。自 2016 年以来,安卡拉经过八年多持续不懈的经营运作,终于让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 2024 年 12 月 8 日突然间出乎世人预料地被推翻,困扰了土耳其四十多年的库尔德工人党威胁也迎来了破局之机。2024 年 12 月 25 日,埃尔多安向库尔德工人党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放下武器,要么面临被埋葬的命运”;2025 年 2 月 27 日,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在狱中发出呼吁,要求组织“放下武器、自行解散”;3 月 1 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火;4 月 1 日,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阿勒颇的两个库尔德聚居区成为政治整合的“试验田”;5 月 12 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解除武装并解散组织”;10 月 7 日,在美国特使斡旋下,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叙利亚政权武装签署了全面停火协议;10 月 26 日,库尔德工人党正式宣布将撤出在土耳其境内的全部武装力量,呼吁“土耳其必须推进政治改革,为和平进程创造适宜环境”。

冷战结束,作为土耳其地缘政治巨大威胁的前苏联的崩溃,让土耳其的外交

^① 2016 年 8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访问土耳其。在土方看来,此访与彼时西方国家普遍指责土耳其应对未遂军事政变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土方意识到深入发展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参见杨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 15 年:回顾与展望》,载《世界知识》2025 年第 24 期,第 58-60 页。

政策走出了“色佛尔综合症”，库尔德工人党的解散，是否也会让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从此摆脱国家分裂的“库工党魔咒”，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和自主空间，开启真正的“亚洲新倡议”时代呢？

首先，对土耳其而言，大国关系即土美关系，同样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原本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也是土美关系恶化的最根本的症结所在。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美国的协调和认可，甚至可以设想是美国对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让步，土美之间围绕该问题一定存在着某种“战略性交易”，除了土美之间各自的直接利益之外，也应该涉及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地区及叙利亚的利益安排问题。

2025年9月25日，埃尔多安在结束联合国大会之后正式访美，标志着土美关系回到常规。虽然达成的具体协议细节尚不清楚，但公布出来的内容包括重启F35项目、土耳其航空公司购买250架波音飞机、放弃俄罗斯的S-400系统、不买俄罗斯石油等。其中F35项目是核心，土耳其是在2019年因为接收俄罗斯的S-400系统而被踢出该项目的，如今得以重启，无疑是美国给予的重大“奖赏”，相对应的是土耳其对美国的某种承诺。至于那250架波音客机，当属于敲竹杠，是特朗普交易艺术的结果，另外也的确是土耳其航空公司未来发展之需。土航运营着近400架飞机，航线覆盖全球340多个目的地，这家航空公司本身就有扩张计划，要达到800架，购买波音客机而不是空客产品，也可以看作是对欧盟的变相施压。

当然，美国不会放任安卡拉战略自主，事实上，特朗普已经给安卡拉套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那就是“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埃尔多安雄心勃勃的实现与中亚突厥世界物理联结的“赞格祖尔走廊”计划，在推进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修复关系取得巨大进展的形势下，华盛顿抢先一步，把它变成了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安卡拉的南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又被华盛顿所掌控。

其次，就土耳其与欧盟关系而言，2024年，欧土贸易额突破2,100亿欧元，土耳其41%的出口流向欧盟，超过32%的进口来自欧盟。在所吸引的113亿美元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占到了70%以上。考虑到土耳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它不可能与欧盟分道扬镳。更何况土耳其还在致力于打造“能源枢纽”，试图通过“南部天然气走廊”等项目，连接里海气田与欧洲市场，推动欧洲能源供应多元化，降低对俄、美的能源依赖，进一步提升土耳其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而在军事领域，受俄乌冲突的影响，欧盟不得不增加国防开支，并推出“欧洲战略技术平台”以塑造未来欧洲防务生态，尽管土耳其被排除在外，但考虑到

它正崛起为重要的国防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无人机系统、火炮与装甲车辆及中型海军舰艇领域实力雄厚,欧盟或许会有条件地向土耳其开放防务市场。

早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官网刊发了一篇题为《伪善的小魅力:欧盟—土耳其关系评估》的文章,将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定性为虚情假意的“伪善”。2025 年 11 月 5 日,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又发布了一份名为《留住土耳其:西方应如何与一个有抱负的中等强国打交道》的政策简报,对如何保持与土耳其的关系提出了建议。相信双方在未来还会把虚情假意的虚伪关系进行到底。

第三,对于被俄乌冲突严重削弱的俄罗斯,安卡拉会找到新的交易方式,与华盛顿的和解意味着暂时不需要俄罗斯作为筹码,所以 S-400 可以被列入“退货”的选项。但是,俄罗斯仍然在土耳其能源供应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24 年,土耳其约 66% 石油和 41% 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以折扣价大量购入俄罗斯能源,不仅满足了自身的能源需求,更可赚取利润。因此,华盛顿要求安卡拉停止购买俄油,恐怕只能作为一种施压的姿态,安卡拉方面一定会利用自己同样擅长的交易外交进行周旋,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既可平抑克里姆林宫对 S-400“退货”的怨气,亦可从中赚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第四,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从 2022 年开始,土耳其已经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修复关系,虽然这种和解很大程度上迫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以及为了确保 2023 年的大选成功。如今中东地区新的格局已经形成,能否与中东地区国家共享叙利亚重建的红利要考验安卡拉的外交智慧,还要管控好与以色列的关系。在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特朗普拥抱“西半球主义”的形势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以来,土耳其开始将加入金砖列入战略规划,并采取实质性步骤。早在 2018 年,埃尔多安在出席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时,就曾表达过加入金砖的意愿。2019 年土耳其提出“亚洲新倡议”,旨在密切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实际上以上政策的延续。2024 年 6 月,土耳其外长哈坎·费丹访问中国,重申加入金砖和上合组织的意愿。同月,费丹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同普京、拉夫罗夫、绍伊古会谈,俄方表示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金砖。不仅如此,埃尔多安还在多个外交场合阐释土耳其加入金砖的合理性。土耳其既不想(也不能)脱离北约,也不愿放弃加入欧盟的目标,但现实是,与美欧的分歧和矛盾导致其成为北约的“另类”和欧洲“边缘者”。土耳其想要成为多极世界的独立参与者,就不得不抓住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从“失衡”到“再平衡”：中东新格局与新危机

孙德刚 博士，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格局与中东地区格局相互影响，大国战略竞争与中东地区博弈彼此联动。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和解期、冲突期和休整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21年。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三个非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纷纷改善关系，掀起了复交、建交与和解的浪潮；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内部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二阶段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中东地区进入冲突期。以色列“七线作战”，对加沙地区哈马斯、约旦河西岸反以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伊朗和卡塔尔等采取了军事行动。2024年4月、10月和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三次大规模直接交火，加沙危机升级和外溢。第三阶段始于2025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803号决议，美国提出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和平计划”，以色列与伊朗休战，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停止袭击红海的过往商船，以色列与黎巴嫩非军方代表40余年来首次直接会谈，叙利亚局势也趋稳，中东地区进入全面休整期。从冲突期到休整期的转变过程中，美、欧、俄罗斯和亚洲大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能力与意愿下降，投入的军事与外交资源明显减少；中东地区大国塑造中东格局的意志与能力上升，推动了中东地区多极化，新格局酝酿新危机。

（一）中东新格局下的四大力量中心

加沙“20点和平计划”提出以来，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与以色列“将战未战”；土耳其领导的亲穆兄会联盟与以色列“不战不和”；沙特领导下的“温和联盟”与以色列的关系“不温不火”。以沙特、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为代表的中东地区强国成为中东地区四大力量中心，推动了中东力量再平衡。^①

一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温和联盟”。沙特、阿联酋、埃及、阿曼、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在安全上把对美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在经济上积极“向东看”，形成安全靠美国、发展靠亚洲国家的对冲战略，构建了安全西方化、经济多元化、社会世俗化的“温和联盟”。这些国家纷纷推出“2025愿景”（约旦），“2030愿景”（沙特、

^① 孙德刚：《2025年中东：从热战到冷和平》，载《冲击与重构：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5》，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26年1月，第83-84页。

阿联酋、埃及、巴林等),“2035 愿景”(科威特),“2040 愿景”(阿曼)等。“温和联盟”与美欧强化地缘政治伙伴关系,与亚洲国家强化地缘经济伙伴关系,在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但避免高举“反对以色列霸权”的大旗。这些国家把国内发展视为头等大事,在国内发展中积极推动从能源出口到高科技引领的增长方式转变,以高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换代;在对外关系上以经济援助与对外投资为杠杆,提升在中东冲突地区的影响力。

二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近年来,土耳其积极扩大战略纵深,向东积极打造突厥语国家组织,斡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向南积极扩大在叙利亚、加沙、利比亚等热点问题上的发言权。土耳其与卡塔尔和叙利亚结成“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捍卫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权。三国高举反以大旗,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制造人道主义危机。土耳其、卡塔尔和叙利亚艾哈迈德·沙拉政府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谴责 2025 年 9 月以色列对卡塔尔的袭击,反对以色列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并多次空袭叙利亚。

三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亲西方力量。2023 年 10 月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令以色列朝野大为震惊。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通过高科技手段对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轴心”进行“切香肠”式打击,在“七线作战”过程中取得战术性胜利,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通过拓展战略纵深建立“大以色列”。在加沙地区,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了黄线以外地区,控制了加沙 53% 的土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 (Eyal Zamir) 指出,“黄线是以色列的新边界线。”^①在黎巴嫩,以色列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形成了缓冲区;在叙利亚,以色列从戈兰高地向北推进,以保护德鲁兹人为由形成缓冲区。然而,以色列在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成功;强大硬实力并不能换来软实力。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多达 158 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尽管以色列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国际形象大大受损。

四是以伊朗为代表的“抵抗轴心”。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遭受重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但“抵抗轴心”并没有被彻底粉碎。伊朗积极备战,加紧购置先进武器,加快研制更加先进的弹道导弹,终止与美西方在核问题上的接触政策,瓦解以色列在伊朗境内的情报网络。有以色列

^① James Genn, “Gaza’s Yellow Line Is Israel’s New Border Line, IDF Chief Eyal Zamir Tells Reservists in Gaza,”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7, 2025,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defense-news/article-879531>,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5 日。

学者指出,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拒绝被解除武装;也门胡塞武装仍处于休整期,黎巴嫩真主党也在积极恢复战斗力;伊朗暗地向胡塞武装提供军火,2025年年底以来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了新的援助资金,“抵抗轴心”正在重组,甚至伺机卷土重来。

（二）中东新格局的四大特点

经过长达两年的“冲突潮”后,中东交战各方都期待有机会休整。中东国际关系处于失衡状态,中东新格局既酝酿着以对话促和平的机遇,也暗藏着冲突死灰复燃的危险。

一是以色列与“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的矛盾上升。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以色列与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轴心”之间的矛盾。随着伊朗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也纷纷通过蛰伏来保存实力,防止遭受以色列和美国的双重打压。与“抵抗轴心”的低调风格相比,亲穆兄会联盟却高调反以。2025年9月以色列向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谈判人员发动袭击,导致包括卡塔尔公民在内的多人死亡,引起轩然大波。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多哈举行紧急峰会,土耳其、卡塔尔和叙利亚形成的亲穆兄会联盟站到了反对以色列的最前线。2025年12月,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待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一致认为以色列的地区扩张主义是对本地区安全的头号威胁。12月初,叙利亚总统沙拉在出席卡塔尔多哈论坛期间,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骇人屠杀”罪行,并试图通过向叙利亚“输出危机”转移视线。以色列与亲穆兄会联盟的博弈升级。

二是进攻性战略文化成为主流。冷战结束后,以谈判促和平成为中东地区的共识;1991年西班牙马德里和会拉开了中东和平谈判的序幕;1993年奥斯陆协议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但在新形势下,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以及“亲穆兄会联盟”之间的对抗加剧。中东地区强国陷入“零和博弈陷阱”。中东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和伊朗分别形成了一整套敌意话语,刺激并推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乃至军事对抗。^① 对抗的逻辑代替了对话的逻辑,以武力求和平代替了以谈判求和平,进攻性现实主义代替了防御性现实主义。2025年2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商讨如何使用武力打击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以落实“以实力求和平”。^② 2025年6月,美国派出B2轰炸

^① 章远、肖秀女:《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敌意话语镜像叙事探析》,载《西亚非洲》2025年第5期,第3页。

^② Ryan Jones, “Netanyahu, Trump will Discuss Advancing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srael Today*,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israeltoday.co.il/read/netanyahu-trump-will-discuss-advancing-peace-through-strength/>, 上网时间:2025年11月30日。

机摧毁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后,以色列政府表示感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大行其道,国际法与国际秩序遭到破坏,滥用武力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进攻性战略文化加速人工智能武器化,各国纷纷研发高精尖武器,利用新军事革命推动国防转型,加强网络战、信息战、情报战、认知战和无人机作战。

三是中东地区分化为“三个世界”。中东包括西亚北非地区,但在新形势下已经分化为三个世界。依据国家政权稳定性与经济繁荣程度,可以将当前中东分为“繁荣弧”、“稳定弧”与“动荡弧”三大地区。海合会六国属于“繁荣弧”,这些国家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国际上韬光养晦、趋利避害,尽量“做减法”,避免“扛大旗”。这类国家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实际以本国利益为重,避免与以色列迎头相撞;以土耳其、约旦、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处于“稳定弧”,这些国家积极维护国内稳定,政治介入中东安全事务,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也门为代表的国家则处于“动荡弧”,在安全上深度卷入中东地区冲突。

四是域外大国与地区大国的互动更加频繁。2025 年以来,特朗普相继访问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和埃及,推出加沙问题“20 点和平计划”,试图提升外交软实力。相比之下,俄罗斯、印度等非西方大国在中东影响力、议题设置能力有限,中东出现了“美进俄退”的新趋势。特朗普大谈交易,以吸引海合会国家加大对美投资为主要任务,以关税、军售为筹码,中东政策灵活务实,把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阻止其与非西方大国关系进一步密切。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权力,大打交易牌,敦促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加入“亚伯拉罕进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将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沙特、阿联酋、阿曼以及东地中海的盟友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等国拧成一股绳,孤立伊朗和土耳其等国。2025 年 11 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美,美国给予沙特“非北约盟友”的待遇,两国签署防务、人工智能、民用核能等多项协议。与此同时,土耳其、沙特和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抱团取暖,伊朗更加坚定地向东看,加强与中俄等非西方大国合作,深度融入金砖与上海合作组织;2025 年 5 月,东盟—中国—海合会在马来西亚举行首次三方峰会。

(三) 中东新格局隐藏新危机

中东新格局下,土耳其、沙特、以色列和伊朗等中东地区大国成为“棋手”,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成为“棋子”,动荡国家则沦为“棋盘”。地区大国在动荡国家积

极争夺“中间地带”，恐将引发新危机。

首先，加沙成为大国博弈的着力点。多极化格局下，中东地区大国围绕加沙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博弈不断发展。2025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803号决议，支持组建国际维稳部队（ISF），加沙地区有望启动第二阶段和平协议的谈判。但是，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国要求以色列撤出加沙，加沙和平重建面临不确定性。哈马斯能否被解除武装，谁来管理加沙，如何治理加沙等，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以色列已对加沙地区采取数十轮军事行动；哈马斯坚决反对以色列把巴勒斯坦的加沙变成以色列的加沙，脆弱的加沙停火协议随时都有可能被撕毁。在中东地区大国中，沙特等国在外交上反对以色列吞并加沙，土耳其等国在政治上反对以色列吞并加沙，伊朗则在安全上反对以色列吞并加沙。

其次，叙利亚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叙利亚处于中东地区的十字路口，成为大国代理人战争的舞台。叙利亚阿拉维派、库尔德问题与德鲁兹问题成为叙利亚民族和解的三大障碍；经济重建、政治重建与社会重建是三大难题。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缓冲区，以色列在南部建立缓冲区，美国在东部库尔德人地区部署军事基地，俄罗斯在西部的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维持军事基地，域外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叙利亚的割据损害了叙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以参与叙利亚经济重建为抓手，打破大国对叙利亚事务的垄断。2025年5月，阿联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与叙利亚陆海港务总局签订30年价值为8亿美元的合同，帮助叙利亚建设塔尔图斯港、工业园区和自贸区。^① 这项战略工程不仅有助于叙战后重建、恢复叙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航运枢纽地位，而且会直接削弱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影响力。沙拉过渡政府如何在域外大国及中东地区强国面前保持一种平衡，将考验其外交智慧。

再次，黎巴嫩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舞台。2024年9月，以色列情报机构通过远程操作传呼机爆炸，导致真主党数千人伤亡。通过派出地面部队，以色列将真主党赶出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以国际援助为诱饵，敦促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2025年7月，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Joseph Aoun）公开呼吁真

^① “The General Authority for Land and Sea Ports and DP World Sig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orth USD 800 Million,” *Syrian Times*, May 16, 2025, <http://syriatimes.sy/the-general-authority-for-land-and-sea-ports-and-dp-international-sign-a-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worth-usd-800-million/>, 上网时间：2025年11月30日。

主党放下武器。^① 8 月,黎巴嫩总理萨拉姆 (Nawaf Salam) 表示,内阁批准了美国提出的“确保武器仅由国家掌控”的目标,此举遭到了真主党的坚决反对。真主党等反对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解除和谈判,也反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建立势力范围、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

最后,伊拉克、也门和苏丹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2025 年 11 月,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公布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现任总理苏达尼 (Mohammed Shia al-Sudani) 领导的“重建与发展联盟”获得议会 329 席中的 46 席,位列首位。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获 29 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第一时间祝贺伊拉克什叶派政党赢得议会选举。^② 伊朗、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等积极介入也门事务。11 月,胡塞武装宣布摧毁了美国、沙特和以色列在也门的联合情报网络;12 月,沙特对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发动多轮空袭。也门政府、南方过渡委员会和胡塞势力三分天下,地区大国纷纷培养代理人。在苏丹,政府军与快速支援部队 (RSF) 的武装冲突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1,000 多万人流离失所。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 (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al-Burhan) 拒绝美国、沙特、阿联酋和埃及提出的斡旋方案。^③ 为此,苏丹政府已于 2025 年 5 月宣布断绝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关闭苏丹在阿联酋的使领馆。

总之,中东正在从冲突期进入调整期。美国缺乏全面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欧洲大国、俄罗斯和新兴大国缺乏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的能力,中东地区大国趁机积极塑造中东新格局。在经历两年的冲突潮后,中东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迎来调整期。然而,中东热点问题盘根错节,地区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中东地区由乱而治、从战争走向和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

^① “Lebanese President Calls for Hezbollah to Disarm as US Pressure Rises,” *The Times of Israel*, July 31,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ebanese-president-calls-for-hezbollah-to-disarm-as-us-pressure-rises/>,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30 日。

^② 钮松:《国民议会选举后,伊拉克仍面临持续挑战》,载《工人日报》2025 年 11 月 20 日,第 8 版。

^③ 黄炜鑫:《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加剧》,载《人民日报》2025 年 12 月 2 日,第 17 版。